

当人类“进化”成地上和地下两个物种

——重读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《时间机器》

□ 张皓翔 杨辰宇

科幻思想实验室
栏目主持人: 周群

今年是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逝世80周年。

他的作品中,“时间旅行”“外星人入侵”“反乌托邦”等,都曾是科幻小说中的主流题材,影响深远。

1895年,威尔斯凭借小说《时间机器》一举成名。这是一部科幻文学的奠基性作品,也是经典之作,开创了时间旅行题材的先河。作品讲述了一位科学家乘坐自制的时光机来到公元802701年的故事。在那里,他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“人类”——地上的埃洛伊人与地下的莫洛克人。埃洛伊人美丽、纤细、终日嬉戏享乐;莫洛克人苍白、强壮,在黑暗中劳作,并以埃洛伊人为食。

威尔斯用这样惊悚的设定,将19世纪工业革命里社会阶级的阶级矛盾,推演到“身体”这一生物学层面。

特权制度下的身体退化

时间旅行者初遇埃洛伊人时,注意到他们“嘴唇鲜红且很薄”“四肢细白又富有光泽”。这种精致的美,是危险的、脆弱的。

回看维多利亚时代,资产阶级依靠工业革命累积财富,把繁重的体力劳动交给底层劳工。埃洛伊人正是这个特权阶级在未来的化



《时间机器》,[英]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著,吴雨晨译,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。

身,他们完全脱离了生产劳动,身体不再是改造世界的工具,而是退化为仅用于享受和展示的“装饰品”。他们的肌肉萎缩,骨骼纤细,面对危险时只会惊恐无助。当时间旅行者试图解释时间机器的原理时,他们露出茫然和倦怠的神情;当时间旅行者因时间机器失踪,焦急寻找时,他们依然在阳光下慵懒地嬉戏,对这场生死变故毫不关心。小说中写道:“他们的快乐纯粹是消极的,他们只知道阳光、鲜花、嬉戏和浅浅的情爱,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。”

这种美是空洞的。特权将某一阶级从生存斗争中豁免,代价便是身体与精神上的全面退化——他们成了被特权精心喂养、也最终成为被禁锢的华丽囚徒。

更讽刺的是,埃洛伊人看似占据着充满阳光的地表世界,实则衣食住行都依赖地下的莫

洛克人提供。他们享受着剥削的成果,却在麻木享乐中丧失了认知与反抗的能力。

苦难压迫下的身体畸变

与埃洛伊人相反,莫洛克人的身体是被黑暗与劳作重塑的。他们皮肤苍白,因为世代见不到阳光;眼睛大而无神,是对昏暗环境的适应;四肢粗壮有力,脊背佝偻,是长时间机械劳作的产物。这些特征,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阶级命运的极端写照。

时间旅行者看到,“莫洛克人在机器中穿梭,动作精准而麻木,仿佛与机器融为了一体。”他们身体存在的目的,似乎只是维系那个地下工业系统。

当时间旅行者试图与之对话时,他们流露出野兽般的凶狠。这凶狠是长期被剥夺阳光、尊严和权利后,人性异化的结果。他们在黑暗中练就的强健体魄,成为向剥削者复仇的工具。

埃洛伊人与莫洛克人,本是同源的人类,却在阶级割裂下走向了彼此吞噬的结局——时间旅行者在莫洛克人的巢穴里发现了埃洛伊人的骸骨。

威尔斯用这个黑暗的未来告诉我们:当社会阶级固化到极致,人类将分裂成无法相互理解的物种。没有谁是胜利者——在时间的尽头,只有被不同方式异化或囚禁。

(作者张皓翔系长春大学文学院学生,杨辰宇系长春大学文学院讲师)

生命沦为“剩余个体”

□ 王昱媛 王江馨月 郭凯



科幻微小说

栏目主持人: 蒋寒

天暗下来了,悬浮列车从城市上空掠过,广告牌投下炫彩的光影。“想知道你的宠物在想什么吗?来秀美医疗——脑机接口,让理解成为现实。”光在建筑表面滑动,照亮重复出现的标语:脑机接口、情绪解码、神经同步。

列车远去后,街角的光迅速收缩。比格犬智慧从阴影里探出头来,背上小白鼠皮克。它们沿着熟悉的路径默默地走着,钻进一处半掩的卷帘门。

外部的霓虹被切断,只剩低亮度白光与旧机械的持续嗡鸣,这里更像一个被人类遗弃的区域。皮克从智慧的背上跳下来,推起一辆旧推车,轮子在地面上发出细微的摩擦声。车里装着它们搜集的东西:一些饼干、几瓶营养剂。

在2070年,脑机接口技术已在实验体系中广泛应用。它不仅用于读取神经活动,还逐渐发展为一种跨物种沟通技术,使不同动物的神经信号被转化为彼此可理解的简单信息,从

而实现交流。

卷帘门内,还有其他动物。

一只兔子用嘴叼着一小片药剂,和皮克做了交换;猴子用一段残存的止痛药,换到了可以饱腹的面包;鸽群用庇护所的信息,从角落换来半块能量电池。大家安静待在角落里,电流声清晰可闻。

它们都是实验动物。

参与过嗅觉实验的猴子,神经记录接口早已被移除,但仍保留异常敏锐的环境分辨能力;几只用于群体行为建模的鸽子,会在特定光变化下自动形成旧实验中定义过的队形结构;还有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,它们的移动路径仍呈现出明显的规律。当这些动物被释放之后,并没有回到自然状态,依旧保留着各自实验系统中的行为残留。于是,同类之间出现断裂,对空间的理解方式不同,对群体信号的响应不同,甚至对“同类存在”的识别方式也不同。

它们失去了同伴。

角落里,屏幕突然亮起,一份归档文件被

调出:《2075年实验动物退出研究体系说明》,随着生命科学研究体系的演化,实验动物逐渐失去其不可替代性……在计算层,虚拟细胞模型在高维空间中持续模拟基因扰动与细胞状态演化,使生命反应可以被提前推演。在验证层,人造细胞系统承接这些结果,在无需动物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生物学确认……实验动物已退出主要研究体系。屏幕上,最后一行未被关闭的问题悬停在界面上:剩余个体将如何处理?

光幕的白光落在皮克和智慧的脸上,边缘被照得有些发冷。它们坐在卷帘门下,没有交流,只是偶尔抬头看向外面的街道。人群与光影不断流动,仿佛一切与这里无关。它们没有回头,也没有向前。只是停留在这个被切割出来的空间里。

城市上方,列车再次掠过。广告重复播放:“脑机接口,让理解成为现实。”声音穿过空气,但没有进入卷帘门内。

(作者王昱媛、王江馨月系西南医科大学学生;郭凯系西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师)